



珠穆朗玛之

魂



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

张健 著



珠穆朗玛
之

魂

张健 著

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张 京
封面设计：华 堤
技术设计：吴向鸣
照片供稿：张 健
责任校对：杜定纪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珠穆朗玛之魂/张健著. - 2版. - 成都: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00

ISBN 7-5365-2244-4

I. 珠… II. 张… III. 纪实文学-中国-当代
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42393 号

本书若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。
本书邮购处:成都盐道街 3 号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
发行科(邮政编码:610012 电话:028-6665629)

珠 穆 朗 玛 之 魂

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(成都盐道街 3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绵竹教育印刷厂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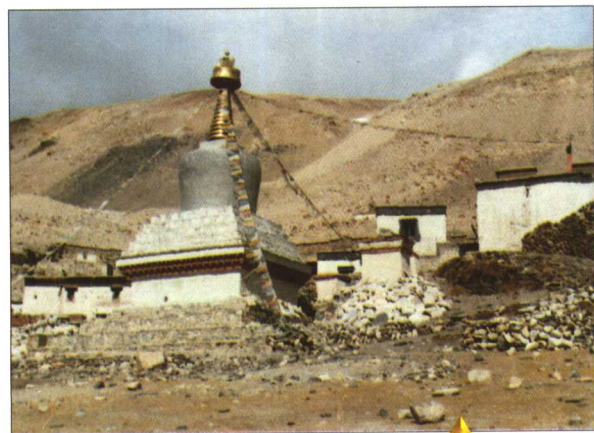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9.875 插页 8 字数 233 千
2000 年 8 月第二版 2000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-8,000 册

ISBN7-5365-2244-4/I·542

定价:18.80 元

珠穆朗玛峰冰塔林



▲在山上喝水只能化雪。

◀世界最高的寺院——绒布寺。



牦牛工向山上运送物资。



行前壮别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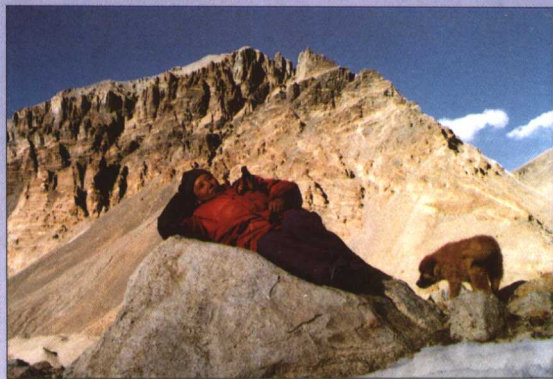
▲为邵子庆、汪玘烈士立碑。



◀作者同「洋登山」们在珠峰大本营。



◀ 捂得严实的作者和藏族队友加措在冰河前。



◀ 作者与“小黄”。

▼ 台湾队长李淳容在岩洞和废墟前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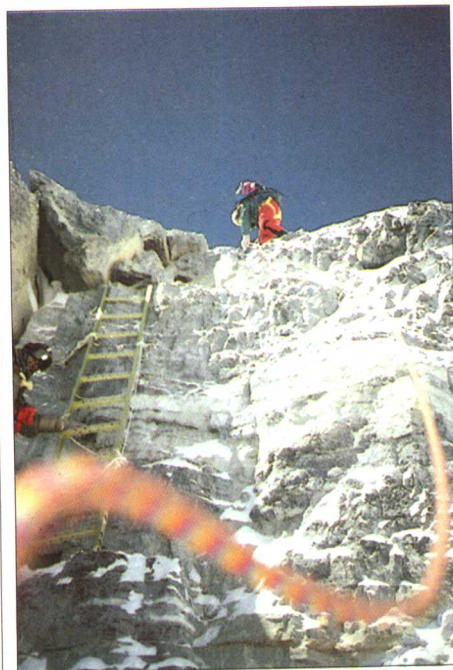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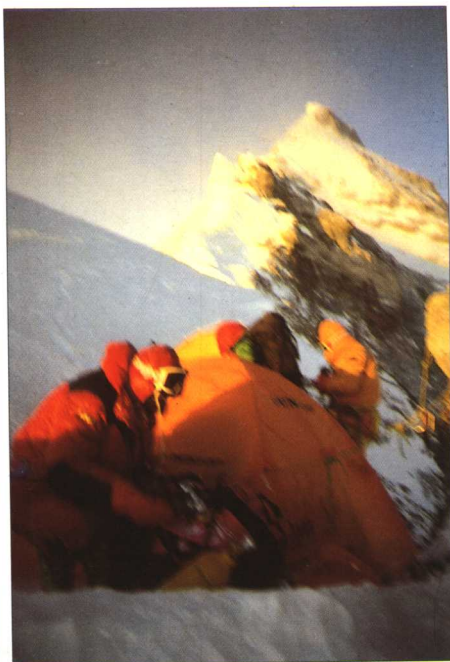
▼ 越过北坳天险。





▲李淳容、达瓦主任和1960年登上珠峰的贡布(右一)在一起。

► 8680米突击营地。



▲曾曙生和作者(左一)在大本营观察山上队员攀登进程。

◀ 翻越“第二台阶”。



▲海峡两岸队友登顶成功后在珠峰顶合影。



▲登顶成功后大本营的激动场面。

▼患难兄弟——作者和大陆队友王勇峰(左)、台湾队友伍玉龙。

►登顶遇险归来的王勇峰，听着女儿的录音泪如雨下……



巍峨的南迦巴瓦峰



作者在南迦巴瓦峰下。



雅鲁藏布江大峡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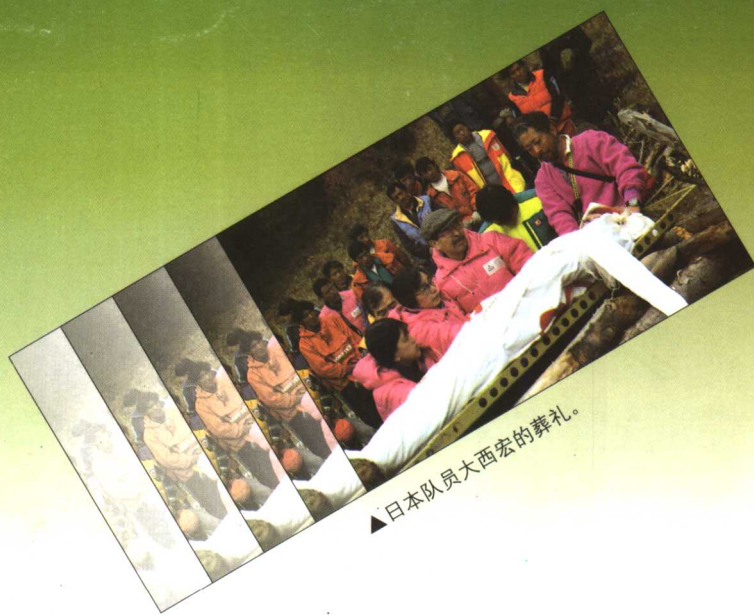
▶ 三号高山营地



攀登途中。



◀ 送日本队员上山



▲日本队员大西宏的葬礼。



▲同心协力——中、日队员在一起。

序

中国登山协会主席 曾曙生

38年前，在祖国面临自然灾害的艰难岁月里，中国登山健儿来到了珠峰脚下，要向世界展示一个民族的不屈。1960年5月25日，王富洲、屈银华、贡布代表这个民族站立在珠穆朗玛峰的峰顶。此举震动了世界，也振奋了全国人民向自然灾害抗争的民族精神。事隔33年之后的1993年春天，海峡两岸的炎黄子孙又首次携手并肩再创辉煌，向珠穆朗玛峰发起挑战。作家张健作为大陆方面惟一的随队记者，参加了这一历史性的壮举。

我认识张健，是1990年中国登协《山野》杂志创刊前，他作为编委对我的一次采访。第一次见面，他就给了我一种早已熟悉和很亲切的感觉。他对登山的理解使我吃惊，尽管那时他还未登过山，但已看出他对山有着极其自然的亲近感，透露出他与雪山十足的山缘。他身上具备登山者的那种豪爽、参与、热情和冒险精神。

1991年中国和日本联合攀登险峻的南迦巴瓦峰前，张健一再提出要求希望进山。我们为他的执著和热情所感动，安排他去南迦巴瓦的大本营采访和体验生活十天。在山上的十天里，他利用一切时间和队员交谈，自己上山

序



体验。回京后,他又继续对登山队员作了多次采访,终于写出了近八万字的中篇报告文学《辉煌的悲怆》。此文不仅记叙了登山者的英雄壮举,更深刻剖析了人类面对大自然的情感和对自我人生的反思,这一独特的角度是准确而有一定深度的。作品在《中国作家》发表后,在登山界内外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,海内外一些报刊辟专版转载或连载,《中国作家》还为此文开过作品讨论会。文章对登山者的启发在于,我们该用一种新的观念去认识山、亲近山,也去认识自己。

事隔两年,张健又急不可耐地怀着一颗虔诚的心,随队奔向珠穆朗玛峰,来痛痛快快过这把雪山之瘾。用他的话说:“去那里是为写山,也是要把心掏出来,用珠峰洁净的白雪把它擦洗擦洗,要不它就脏了,老了,跳不动了。”在圣洁的珠穆朗玛峰脚下,在晶莹剔透的冰塔林里,他既是一名记者,又是一名登山者;他既是一个什么活都抢着去做的“勤杂工”,又是一个看什么都新鲜、都好奇的“大孩子”。三个月珠峰的营地生活,他得到了认可,被登山者视为知己,被台湾同行视为挚友。登山遇到挫折,他



焦急难眠；两岸队员成功登顶，他欢喜若狂。最使我难忘的是5月5日登顶成功后，登顶队员王勇峰在下撤时与大本营失去联系28小时，终于在8680米的突击营地现出身影时，张健观察到之后狂喜地奔向指挥部的帐篷大喊：“王勇峰出现了！找着了！……”喊完这一句，他便在帐篷口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，放声而哭。这发自心灵的哭声，震撼了大本营所有的海峡两岸山友的心。台湾《自立晚报》副主编杜文靖先生落着泪搂紧张健喃喃说道：“性情中人，性情中人啊！”

于是，他才能又写出长篇纪实文学《珠穆朗玛之魂》。这部作品重在纪实，把这一次登山过程异常生动地、活生生地再现于读者面前。他说他要换个笔法，追求一种“原生态”，尽力令读者真真实实去“看见”、“有些亲历的感觉”。这样，登山者的情怀和大自然所包容的内涵，也就交给读者自己去品味和判断。这一点，在作品中的体现是很成功的。他以其亲眼所见、亲耳所闻、亲身体验获得了独特的只有自己才有的第一手材料，把作品的写作提前到了主动亲身参与这一过程。这样做，源于他对雪山

和登山者的感情,所以他的探索才能成功。他的描写生动自然,富有哲理的议论发出前人难发之见,真实反映了海峡两岸登山者的骨肉深情和不屈的奋斗精神,也写出了人与人、人与自然错综复杂的关系。从这里也能看出他严谨的创作态度和他在文学之路上所具备的功力。《珠穆朗玛之魂》和《辉煌的悲怆》虽是文学作品,但其意义和价值已远远超出了文学范畴。人与人、人与自然的话题从登山者这里透露出的内涵太丰富了,它反映出特定的文化价值和人生价值。读者,尤其是青少年读者们从这本书中一定能受到启示,收获到很多有意义的东西。

“登山也是一种艺术,真正的登山家其目标不是让世人注目或受金钱的诱惑。他们只想面对永恒的大自然,与山的世界融合成一体。他们的人生就是人类真正的英雄行为,而且藉着更多的真实友情及令人难堪的悲剧而越发丰富。”

对作者张健,我们不想称他“我们的作家和记者”,而想称他“我们的山友”。

读者们,尤其是青少年朋友,希望你们读一读这本

书,你会喜爱它的。

1998 年 7 月于北京



写在前面的话

一代一代的人都在寻找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，人生也就是一个寻找的过程。我曾在许多个黄昏站在珠穆朗玛山脚下的登山者墓地，面对那一个个石头垒成的空冢，再仰望他们真正的墓地——圣洁珠峰的冰峰雪谷。安息在这座山上的登山者，有近二百人了，他们为何而来，寻找到自己所要寻找的东西了吗？既然所有奔向这里的人都知道很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，为何后来者却越来越多，源源不断呢？

人生很难，就如同登山。我便是带着很多生活中的困惑迷上登山的。我和中国登山队的很多登山者成了朋友，甚至成了他们队伍中的一员，随他们一起奔向祖国的秀丽雪山。一进入他们的行列，在南迦巴瓦峰，在珠穆朗玛峰，在风暴喧嚣的雪山之怀，我的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。我觉得自己似乎寻找到了四十多年来一直在苦苦寻找的东西，是什么，又一时说不清。1991年初，云南梅里雪山因雪崩遇难的17位勇士追悼会在八宝山举行。在灵堂上，我望着没有骨灰、只有遗像的17位中日登山英雄的遗照，立誓要跟登山者进山，于是随中日联合登山队去了

